

公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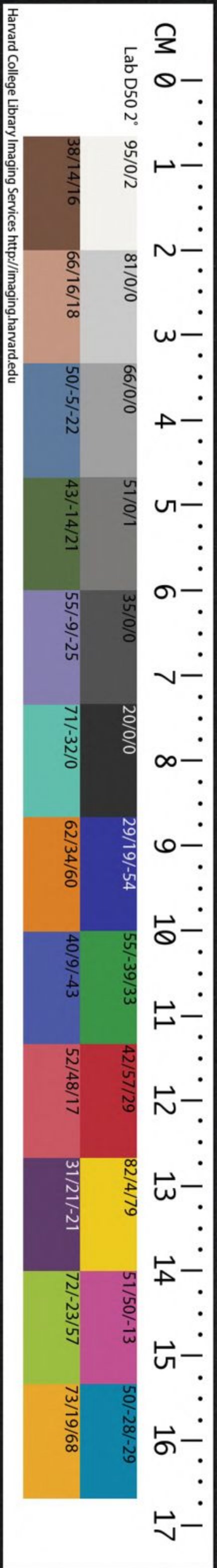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之三十三



1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晉書卷三十

刑法志第二十

哈佛大學漢和
書館珍藏印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
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
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
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

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
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
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
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
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
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
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
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出凝納此所謂酌其
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道睽明慎則夏

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
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
夷始皇加之猶膏罔圖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
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
逢交泰而犴逐情還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
於蜀路覆醢裁判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徃徃而有焉
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
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
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

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
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
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
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
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
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
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
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
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
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愔迷不
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
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
犯黥者皂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臠者黑其體犯宮者
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
於市與衆弃之舜命臯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旣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
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
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
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

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憊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姦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曾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

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旣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

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馱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

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

從及明帝卽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旣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青災肆赦帝舜命臯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

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鈇鑕諸酷痛舊制解祆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十九耐罪七十九贖罪

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
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
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
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
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
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
忠忠後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爲決事比
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
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
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

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
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
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
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
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
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
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
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
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

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
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
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
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
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
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
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
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
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旣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
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

孔融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
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
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
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脛天
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
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
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
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
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
子正一羅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

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
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
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爲
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
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
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
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
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
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
時有大女劉朱槁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朱減

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
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
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
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
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
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
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
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
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合爲九
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

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廡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

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覲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

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爲
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
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
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
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
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
罪條例旣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
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獨和賣買人科有持
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
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

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
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
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
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
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
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
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賊律盜律有勃辱強賊
與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脩舍事故
分爲興擅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
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軍要斬
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
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
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
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
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人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
令以驚事告急與與律烽燧及科今首以爲驚事律盜
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科
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
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

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
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
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
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
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
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
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
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
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
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

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

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

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

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覲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賊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

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
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
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
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
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
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
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宗
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
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
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

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
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
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
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
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
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
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
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
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
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昧者則

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
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
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
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
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
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
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
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
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
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

之賊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
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
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
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
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
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
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
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
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

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
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
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
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
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
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
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
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
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
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獨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

罪名呵爲受賕劫名其財爲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
而名殊者也卽不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
賊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
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
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
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
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
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
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
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須在顏色奸直猛

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
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
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
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
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
賊五匹以上弃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
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
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賊法隨例畀之文法律
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賊入身不入身
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

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許
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
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
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
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
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
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
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
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
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

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弥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瑒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

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令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况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厲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

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
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
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
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
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
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
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
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
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
刑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

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
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
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
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
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
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
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
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
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
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

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蹠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

刑之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頌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于時以嚴詔所

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
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
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
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
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
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
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
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
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
侵長陵一杯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

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
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
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
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
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
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
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
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
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內又卽已滅頻爲詔旨所
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卽按行輒禁止

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

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佞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

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
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
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
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
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
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
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
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
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
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

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
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
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
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
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
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
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
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
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

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咀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

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狀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

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
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
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
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
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
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
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
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爲
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
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

旣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
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
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
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
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
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
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
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
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
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

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

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

明罪勅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卽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叅軍梅陶散騎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

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臣計此迺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

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人者真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徃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來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

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允尚書周顛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

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履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

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旣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弥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况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

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務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卷三十終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亶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學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

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脩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苻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眇側於弦望則龍漉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鸞尾挺災隆漢墜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茂西郊之禮容婉嬾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睢之響求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泊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

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栢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

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

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衛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乂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旣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

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
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爲衛尉
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
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
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
未崇諡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
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
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
內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
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

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
蒸未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
依德紀諡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
諡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
遷祔帝手䟽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
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
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
沉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
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
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

夜永懷推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
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
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
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
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
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
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
荐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
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輻夙駕設祖中闈輻輳動軫
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
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
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
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
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
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
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
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
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

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其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奏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克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克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

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克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咸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克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

滕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有司卜吉窀穸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統臨萬方正

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丞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紉告駕啓塗服輦禴狄寄象容車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嬰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丞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

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
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房甚
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
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
將廢之后言于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
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青掩其大德
后又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

於帝忿然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
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錄稱詔誅駿
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
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
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
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
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
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
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
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家宰之任陛下

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
內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旣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
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
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
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
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
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
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
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
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

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
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
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
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
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
龐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
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
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
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
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

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
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
懷皇帝追復號諡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
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
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
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
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
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
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
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

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
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
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
裴頌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
帝尊崇號諡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
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
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
則譜諡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
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
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

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克尚書令諸葛
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
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
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脩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
爲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
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旣愚陋而寡識兮謬忝
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
惻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

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
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
暖而無光兮氣惴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
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
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
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歔兮涕
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
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疑兮永緬邈而
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
化爲它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

寤號吡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
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
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
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
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
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闡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
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
蹤徃古遭命不永背陽卽陰六宮號吡四海慟心嗟予
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
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

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
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
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
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闕
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
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
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
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
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旣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
導媵姬脩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

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
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
謀及天府內敷陰敷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
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
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
徽斯皇妣孰茲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
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
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
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旣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

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
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
雷駭流涕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
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窳窳言斯旣及
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
終之禮比素上世祿無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
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
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
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
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

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
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
朱服丹章隱隱轎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
相仡仡旌旒翻翻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
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
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鄉士雲
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祗
奉迎我后安居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
露肩闔旣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

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
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
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
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
溫溫元后寔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
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
言慕涕漣沍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
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
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
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

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妊邈妙比德皇英京室
是嘉脩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
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
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獻詰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
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
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天人載悅興順降
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
玄雲掩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瞻覲沾濡柔
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
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
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思詩書及雜賦
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
以克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
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
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妃帝每有顧問不飾
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
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
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

葉挿戸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擣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邢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

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昔父克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顛荀勗並稱克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

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
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
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
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
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
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
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
踧踏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克密遣語
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
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
之克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如是婦人之情耳長
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珣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
公問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
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
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
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
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
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
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
頡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

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
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
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
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
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篋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
七門限開篋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
卽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
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
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
時它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

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
后詐有身內橐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
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
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
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
加慈愛賈謚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
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
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
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
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

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

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謚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旣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

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
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穎奏廢
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眈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
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
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
遣尚書田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
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
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
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
倚家有跣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

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
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
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
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
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
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
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
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
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
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顛見表大怒乃遣陳頹呂朗

東收馱馱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
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
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暉入將
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
敗没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
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
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
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
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
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諡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
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
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
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
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
帝曰是汝兒也反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
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
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卽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
早卒懷帝卽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
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
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
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
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卷三十一終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
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
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

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諡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邳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哀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踈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卽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

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雖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惟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柔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

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卽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駟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又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卽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簷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

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栢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下太常江道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啓應總麻三月詔欲降爲朞年彪又啓厭屈私情

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卽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

天祿所鍾非復冲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冲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冲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旣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

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為義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裒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諭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僂俛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

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依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

帝卽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溫又
薨羣臣啓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
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回天誕縱而春
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
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
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姪妣隆周末足以
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
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
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
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嘆

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冲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
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
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
帝旣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
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
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
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澡議曰資父事君
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
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曾譏逆祀以明尊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

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朞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瀋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爲皇后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饒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

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卽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陽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

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癡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

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願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德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王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

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

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卽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翼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

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

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朞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旣而謂人曰昔毛嘉耻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旣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

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枝
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
妊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
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
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
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爲樂平鄉君
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
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
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
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爲淑媛生安恭二帝
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
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
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爲太子妃及安帝
卽位立爲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
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
后初爲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爲皇后生海鹽富陽公
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爲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
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畧配羲曜以
齊明故知陽燠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
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宣穆
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
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
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

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器識
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
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
小妹妃傾夏會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
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眇託萬機于上
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
裘躬行負宸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
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末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
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劔辭恩池蒲起漢

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國
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闊
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呂妾變羸黃姬化
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卷三十二終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
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
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
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

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

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母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

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
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
踐祚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已
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
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
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义疾闕朝會禮請
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
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
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
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

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篋褥以舍
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
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
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
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
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
之勲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
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
歛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

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
施牀榻而已糝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
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
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
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
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
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
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

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
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之薨奔
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
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
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
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感寧初以祥家
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諡曰孝子根嗣
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
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
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

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

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卽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爲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

裁基會正彥琛

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

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

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爲德莅職無幹局之譽單食縑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爲公頃之司隸李熹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顛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

喻冲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雋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顛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爲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

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供俸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者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撫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

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願精養神保
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祇國老
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
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置舍人六
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
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靈帝於
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
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
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顛何晏共
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
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
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徽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
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爲平原
侯曾爲文學及卽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
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
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
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
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

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忽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

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會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叅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

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
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
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
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
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
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
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
憑寵作威姦利益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
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
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

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
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
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
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汗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
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
敬憚之母丘儉誅子句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顛族父虞
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句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
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
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爲官
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爲當遂改法

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爲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旣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穎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爲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

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

以宣崇大訓克咸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傳故將明衮職未如用又厥辟之重其以曾爲太保侍中如故又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朝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

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
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劔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
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
帳簾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
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
勅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
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諡
爲繆醜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爲元
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

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
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
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
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
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
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
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
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

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鈎轂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爲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爲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何劭

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卽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

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諡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忠正畏彊易弱粲乃

止

何遵

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汰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爲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

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蒿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爲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羨爲離狐令旣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旣而又被使到鄴事又不決乃取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

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謚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

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旣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

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
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
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
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
人欲大出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
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
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
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
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
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東

將軍琅邪王伉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
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
耻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虞上書理苞帝
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
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爲司徒有司奏苞前
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爲弘厚不宜擢用詔曰
吳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
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
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青而掩大德哉於
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

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辨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秦始入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

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諡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爲愚俗所爲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雋崇以統爲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爲尚書郎越字弘倫早

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遷中護軍陳眎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顥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大傅越叅軍俊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雋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脩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

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
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
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
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
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駭感屬尊重權要赫奕
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郊自統枉劾以
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
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
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舍謗不得不輸其
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

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
足上報臣卽以今日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
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蹙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
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
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
無恠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
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
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
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
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

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
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
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
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
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秦始革命
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
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
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懇竭力之效而今恩澤
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
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

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
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
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
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鳩鳥
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
尉傳祇所紕詔原之燒鳩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
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
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
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
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

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
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
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
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
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
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
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
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
又以爲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

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
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
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壅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
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
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
白粥以投之耳韭蒔壅是蒿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
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於是悉
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
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
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

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

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

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爲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瞻擅名北州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

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
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
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
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冲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
搽芬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貨
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卷三十三終

